

曾國藩全集

啓功題



卷十七

挺經二

◎清 曾國藩 著

曾國藩全集

卷十七 挺經二·陰經

北京出版社

曾國藩全集 卷十七 挺經二·陰經

第一篇 內聖

忠貞不貳

細思古人工夫，其效之尤著者，約有四端：曰慎獨則心泰，曰主敬則身強，曰求仁則人悅，曰思誠則神欽。慎獨者，遏欲不忽隱微，循理不間須臾，內省不疚，故心泰。主敬者，外而整齊嚴肅，內而專靜純一，齊莊不懈，故身強。求仁者，體則存心養性，用則民胞物與，大公無我，故人悅。思誠者，心則忠貞不貳，言則篤實不欺，至誠相感，故神欽。四者之功夫果至，則四者之效驗自臻。余老矣，亦尚思少致吾功，以求萬一之效耳。

獨知之地慎之又慎

嘗謂獨也者，君子與小人共焉者也。小人以其爲獨而生一念之妄，積妄生肆，而欺人之事成。君子懷其爲獨而生一念之誠，積誠爲慎，而自慊之功密。其間離合幾微之端，可得而論矣。

蓋《大學》自格致以後，前言往行，既資其擴充；日用細故，亦深其閱歷。心之際

乎事者，已能剖析公私；心之麗乎理者，又足精研其得失。則夫善之當爲，不善之宜去，早晝然其灼見矣。而彼小人者，乃不能實有所見，而行其所知。於是一善當前，倖人之莫我察也，則趨焉而不決。一不善當前，倖人之莫或伺也，則去之而不力。

幽獨之中，情僞斯出，所謂欺也。惟夫君子者，懼一善之不力，則冥冥者有墮行；一不善之不去，則涓涓者無已時。屋漏而慄如帝天，方寸而堅如金石。獨知之地，慎之又慎。此聖經之要領，而後賢所切究者也。

勤儉信篤

修己治人之道，止『勤於邦，儉於家，言忠信，行篤敬』四語，終身用之有不能盡，不在多，亦不在深。

古來聖哲胸懷極廣，而可達天德者，約有四端：如篤恭修己而生睿智，程子之說也；至誠感神而致前知，子思之訓也；安貧樂道而潤身辟面，孔顏曾孟之旨也；觀物閑吟而意適神恬，陶白蘇陸之趣也。自恨少壯不知努力，老年常多悔懼，於古人心境，不能領取一二。反復尋思，歎喟無已。

養身要言

一陽初動處，萬物始生時，不藏怒焉，不宿怨焉。（右仁所以養肝也）

內而整齊思慮，外而敬慎威儀。泰而不驕，威而不猛。（右禮所以養心也）

飲食有節，起居有常。作事有恒，容止有定。（右信所以養脾也）

擴然而大公，物來而順應。裁之吾心而安，揆之天理而順。（右義所以養肺也）

心欲其定，氣欲其定，神欲其定，體欲其定。（右智所以養腎也）

自省將於『清、慎、勤』三字上努力

寸心鬱鬱不自得。因思日內以金陵、寧國危險之狀，憂灼過度。又以江西諸事掣肘，悶損不堪。皆由平日於養氣上欠工夫，故不能不動心。欲求養氣，不外『自反而縮，行慊於心』兩句；欲求行慊於心，不外『清、慎、勤』三字。因將此三字多綴數語，爲之疏解。『清』字曰名利兩淡，寡欲清心，一介不苟，鬼伏神欽；『慎』字曰戰戰兢兢，死而後已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；『勤』字日子眼俱到，心力交瘁，困知勉行，夜以繼日。此十二語者，吾當守之終身。遇大憂患、大拂逆之時，庶幾免於尤悔耳。

日課四條

一曰慎獨則心安：自修之道，莫難於養心。心既知有善，知有惡，而不能實用其力，以爲善去惡，則謂之自欺。方寸之自欺與否，蓋他人所不及知，而已獨知之。故大學之誠意章，兩言慎獨。果能好善如好好色，惡惡如惡惡臭，力去人欲以存天理，則大學之所謂慊，中庸之所謂戒慎恐懼，皆能切實行之。即曾子之所謂自反而縮，孟子之所謂仰不愧，俯不忤，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，皆不外乎是。故能慎獨，則內省不疚，可以對天地，質鬼神，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，人無一內愧之事，則天君泰然，此心常快足寬平，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，第一尋樂之方，守身之先務也。

二曰主敬則身強：敬之一字，孔孟持以教人，春秋士大夫，亦常言之。至程朱則千言萬語，不離此旨。內而專靜純一，外面整齊嚴肅，敬之工夫也。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，敬之氣象也。修己以安百姓，篤恭而天下平，敬之效驗也。程子謂上下一於恭敬，則天地自位，萬物自育，氣無不和，四靈畢至，聰明睿智，皆由此出，以此事天饜帝，蓋謂敬則無美不備也。吾謂敬字切近之效，尤在能固人肌膚之會，筋骸之束，莊敬日強，安肆日偷，皆自然之征應，雖有衰年病軀，一遇壇廟祭獻之時，戰陣危急之

際，亦不覺神爲之悚，氣爲之振，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強矣。若人無衆寡，事無大小，一恭敬，不敢懈慢，則身體之強健，又何疑乎？

三曰求仁則人悅：凡人之生，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。我與民物，尤大本同出一源，若但知私己，而不知仁民愛物，是於大本一源之道，已悖而失之矣。至於尊官厚祿，高居人上，則有拯民溺救民饑之責。讀書學古，粗知大義，即有覺後知之責。但若知自，而不知教養庶匯，是於天之所以厚我者，辜負甚大矣。孔門教人，莫大於求仁，而其最切者，莫要於欲立立人、欲達達人數語，立者自立不懼，如富人百物有余，不假外求；達者四達不悖，如貴人登高一呼，群山四應。人孰不已立已達，若能推以立人達人，則與物同春矣。後世論求仁者，莫精於張子之西銘，彼其視民胞物與，宏濟群倫，皆事天者性分當然之事。必如此，乃可謂之人，不如此，則曰悖德，曰賊。誠如其說，則雖盡立天下之人，盡達天下之人，而曾無善勞之足言，人有不悅而歸之者乎？

四曰習勞則神欽：凡人之情，莫不好逸而惡勞，無論貴賤智愚老少，皆貪逸而憚於勞，古今之所同也。人一日所著之衣，所進之食，與一日所行之事，所用之力相稱，

則旁人譴之，鬼神許之，以爲彼自食其力也。若農夫織婦，終歲勤動，以成數石之粟，數尺之布；而富貴之家，終歲逸樂，不營一業，而食必珍羞，衣必錦繡，酣豢高眠，一呼百諾，此天下最不平之事，鬼神所不許也，其能久乎？古之聖君賢相，若湯之昧旦丕顯，文王日昃不遑，周公夜以繼日，坐以待旦，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勵，無逸一篇，推之於勤則壽考，逸則殀亡，歷歷不爽。爲一身計，則必操習技藝，磨煉筋骨，困知勉行，操心危慮，而後可以增智慧而長才識。爲天下計，則必己饑己溺，一夫不獲，引爲余辜。大禹之周乘四載，過門不入；墨子之摩頂放踵，以利天下；皆極儉以奉身，而極勤以救民。故荀子好稱大禹墨翟之行，以其勤勞也。軍興以來，每見人有一材一技，能耐艱苦者，無不見用於人，見稱於時；其絕無材技，不慣作勞者，皆唾棄於時，饑凍就斃。故勤則壽，逸則夭；勤則有材而見用，逸則無能而見棄；勤則博濟斯民，而神祇欽仰，逸則無補於人，而神鬼不歆。是以君子欲爲人神所憑依，莫大於習勞也。

總不出一信字

自古馭外國，或稱恩信，或稱威信，總不出一信字。非必顯違條約，輕棄前諾，而後爲失信也。即纖悉之事，頻笑之間，亦須有真意載之以出。心中待他只有七分，外

面不必假裝十分。既已通和講好，凡事公平照拂，不使遠人喫虧，此恩信也。至於令人畏敬，全在自立自強，不在裝模做樣。臨難有不屈撓之節，臨財有不沾染之廉，此威信也。

忠、勤二字，濟世成人

開國之際，若漢唐之初，異才、奇士、豐功、偉烈，颯舉雲興，蓋全係夫天運，而人事不得與其間。至中葉以後，君子欲有所建樹，以濟世而康屯，則天事居其半，人事居其半。以人事與天爭衡，莫大乎忠勤二字。亂世多尚巧僞，惟忠者可以革其習；末俗多趨偷惰，惟勤者可以遏其流。忠不必有過人之才智，盡吾心而已矣；勤不必有過人之精神，竭吾力而已矣。能剖心肝以奉至尊，忠至而智亦生焉；能苦筋骸以捍大患，勤至而勇亦出焉。余觀近世賢哲，得力於此二字者，頗不乏人，余亦忝附諸賢之後，謬竊虛聲，而於忠勤二字，自愧十不逮一。吾家子姓，倘將來有出任艱巨者，當勵忠勤以補吾之闕憾，忠之積於平日者，則自不妄語始；勤之積於平日者，則自不晏起始。

誠乃物之始終

蓋嘗抉剔平生之病源，養癰藏瘤，百孔雜出，而其要在不誠而已矣。竊以爲天地

之所以不息，國之所以立，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，皆誠爲之也。故曰：誠者物之終始，不誠無物。今之學者，言考據則持爲聘辯之柄，講經濟則據爲獵名之津，言之者不忤，信之者瞶耳，轉相欺謾，不以爲恥。

不誠無物

讀《中孚》卦，因思人必中虛，不著一物，而後能真實無妄。蓋實者，不欺之謂也。人之所以欺人者，必心中別著一物，心中別有私見，不敢告人，而後造僞言以欺人。若心中了不著私物，又何必欺人哉？其所以自欺者，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。所知在好德，而所私在好色。不能去好色之私，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。是故誠者，不欺者也。不欺者，心無私著也。無私著者，至虛也，是故天之至誠，天下之至虛者也。當讀書則讀書，心無著於見客也。當見客則見客，心無著於讀書也。一有著則私也。靈明無著，物來順應，未來不迎。當時不雜，既過不戀，是之謂虛而已矣，是之謂誠而已矣。以此讀《無妄》、《中孚》、《咸》三卦，蓋杆格者鮮矣。

以誠待人

凡睽起於相疑，相疑猶如自矜明察。我之於某君，其如上九之於六三乎？吳氏謂

合睽之道，在於推誠守正，委曲含宏，而無私意猜疑之弊。戒之勉之，此我之要藥也。

誠心求之虚心處之

吾輩總以誠心求之虚心處之，心誠則志專而氣足，千磨百折，而不改其常度，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。心虛則不客氣，不挾私見，終可爲人共諒。

以誠爲根本

人之生也直，與武員之交接，尤貴乎直。文員之心，多曲多歪，多不坦白，往往與武員不相水乳，必盡去歪曲私衷，事事推心置腹，使武人粗人，坦然無疑，此接物之誠也。以誠爲之本，以勤字慎字爲之用，庶幾免於大戾，免於大敗。

楚軍水陸師之好處，全在無官氣而有血性，若官氣增一分，血性必減一分。

精誠所至 金石亦開

用兵久則驕惰自生，驕惰則未有不敗者。勤字所以醫惰，慎字所以醫驕，二字之先，須有一誠字以立之本。立意要將此事知得透，辨得穿。精誠所至，金石亦開，鬼神亦避，此在己之誠也。

於作字之道若有所會

日內於作字之道若有所會，惜精神疲乏，目光眇花，老境日臻，不克競其所學。古人所以貴及時力學也。

日日一律，乃爲成德

余近日常寫大字，微有長進，而不甚貫氣。蓋緣結體之際，不能字字一律，如或上鬆下緊、下鬆上緊，或左大右小、右大左小，均須始終一律，乃成體段。余字取勢，本係左大右小，而不能一律，故恒無所成。推之作古文辭，亦自有體勢，須篇篇一律，乃成爲家。做人立品，亦自有體勢，須日日一律，乃爲成德。否則，載深載浮，終無所成矣。

思與學不可偏廢

余往年在京深以學書爲意，苦思力索，幾於困心衡慮，但胸中有字，手下無字。近歲在軍不甚思索，但每日筆不停揮，除寫字及辦公事外，尚習字一張，不甚間斷。專從間架上用心，用筆意筆力與之俱進。十年前胸中之字，今竟能達之腕下，可見思與學不可偏廢。

與人交際，當求誠信素孚

凡與人交際，當求其誠信之素孚；求其協助，當亮其力量所能爲。弟每求人，好開大口，尚不脫離其陋習。余本不敢開大口，而人亦不能一一應付，但略亮我之誠實耳。

平和乃涉世立德保身之本

大抵胸多抑鬱、怨天尤人，不特不可以涉世，亦非所以養德；不特無以養德，亦非所以保身。故於兩弟時時以平和二字相勸，幸勿視爲老生常談。

無好快意之事，常存省過之心

吉凶悔吝，四者相爲循環，吉，非有祥瑞之可言，但行事措之咸宜，無有人非鬼責，是即謂之吉。過是則爲吝矣。天道忌滿，鬼神害盈，日中則昃，月盈則虧，《易》爻多言貞吝。易之道，當隨時易，以處中當變，而守此不變，則貞而吝矣。凡行之而過，無論其非義也，即盡善之舉、盛德之事，稍過，則吝隨之。余官京師，自名所居之室，曰求闕齋，恐以滿盈致吝也。人無賢愚，遇凶皆知自悔，悔則可免於災戾。故曰：『震無咎者，存乎悔。』動心忍性，斯大任之基；側身修行，乃中舉之本。自古成大業者，未有不

自圍心橫慮、覺悟知非而來者也。吝則馴致於凶，悔則漸趨於吉。故大易之道，莫善於悔，莫不善於吝。吾家子弟將欲自修，而免於愆尤，有二語焉，曰：『無好快意之事，常存省過之心。』

敬以持躬，恕以待人

足下數年以來，水陸數百戰，開府作鎮，國家酬獎之典，亦可謂至優極渥。指日榮晉提軍，勛位並隆，務宜敬以持躬，恕以待人。敬則小心翼翼，事無巨細，皆不敢忽。恕則凡事留餘地以處人，功不獨居，過不推諉。常常記此二字，則長履大任、福祚無量矣。

與人爲善，聖人之道

思古聖人之道莫大乎與人爲善。以言誨人，是以善教人也；以德薰人，是以善養人也；皆與人爲善之事也。然徒與人則我之善有限，故又貴取諸人以爲善。人有善，則取以益我；我有善，則與以益人。連環相生，故善端無窮；彼此挹注，故善源不竭。君相之道，莫大乎此；師儒之道，亦莫大乎此。仲尼之學無常師，即取人爲善也；無行不與，即與人爲善也；爲之不厭，即取人爲善也；誨人不倦，即與人爲善也。念吾

忝竊高位，劇寇方張，大難莫平，惟有就吾之所見多教數人，因取人之所長還攻吾短，或者鼓盪斯世之善機，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機乎！

做人應光明磊落

廟山上金叔不知爲何事而可取騰七之數？若非道義可得者，則不可輕易受此。要做好人，第一要在此處下手，能令鬼服神欽，則自然識日進氣日剛。否則，不覺墮入卑污一流，必有被人看不起之日，不可不慎！諸弟現處極好之時，家事有我一人擔當，正好做個光明磊落神欽鬼服之人，名聲既出，信義既著，隨便答言，無事不成，不必愛此小便宜也。

重『敬』、『恕』

『敬』、『恕』二字，細加體認，實覺刻不可離。『敬』則心存而不放，『恕』則不蔽於私。孟子之所謂『推』、所謂『達』、所謂『擴充』，指示至爲切近。《中庸》之十三章，《論語》之告子貢、告仲弓，皆以『恕』字爲開宗要義。大抵接人處事，於見得他人不是、極怒之際，能設身易地以處，則意氣頓平。故『恕』字爲求仁極捷之徑。來示以『致知』爲大頭腦工夫。鄙意『敬』是平日涵養之道，『恕』是臨時應事之道；『致知』則所

以講求此『敬』、講求此『恕』者也。質之高明，以爲何如？

守篤實，戒機巧

弟書自謂是篤實一路人，吾自信亦篤實人，只爲閱歷世途，飽更事變，略參些機權作用，把自家學壞了。實則作用萬不如人，徒惹人笑，教人懷恨，何益之有？近日憂居猛省，一味向平實處用心，將自家篤實的本質還我真面，復我固有。賢弟此刻在外，亦急須將篤實復還，萬不可走機巧一路，日趨日下也。縱人以巧詐來，我仍以渾含應之，以誠愚應之；久之，而人之意也消。若鉤心鬥角，相迎相距，則報復無已時耳。

聖賢千言萬語，精核不外敬恕

至於作人之道，聖賢千言萬語，大抵不外敬恕二字。『仲弓問仁』一章，言敬恕最爲親切。自此以外，如立則見參於前也，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；君子無衆寡，無小大，無敢慢，斯爲泰而不驕；正其衣冠，儼然人望而畏，斯爲威而不猛。是皆言敬之最好下乎者。孔言欲立立人，欲達達人；孟言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。以仁存心，以禮存心，有終身之憂，無一朝之患。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。爾心境明白，於恕字或易著功，敬字則宜勉強之。此立德之基，不可不謹。

年少不讀書，老大徒傷悲

余在徐州閱武師，十一日起行南旋。感冒全愈，脚腫亦未再發。惟目光似更昏蒙，或以船轎中看書稍多之故。余以生平學術百無一成，故老年猶思補救一二。爾兄弟總宜在五十以前將應看之書看畢，免至老大傷悔也。

不可議人過失

凡事後而悔己之隙，與事後而議人之隙，皆閱歷淺耳。

治心治身，理不必太多

治心治身，理不必太多，知不可太雜，切身日夕用得着的，不過一兩句，所謂守約也。

自省內有矜氣，反疑人不虛心

馮樹堂來，渠近日養得好，靜氣迎人。談半時，邀余同至岱雲處久談。論詩文之業亦可因以進德。彼此持論不合，反復辯詰，余內有矜氣，自是特甚，反疑人不虛心，何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也？